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七

明 胡廣等 撰

曾子問第七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懋醇至之資而為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冠昏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

其纖悉委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皮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無哭

攝主上卿之代主國事者也裨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也等

即階也

祝聲三去聲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祝為噫歆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其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舉幣舉而埋之兩階之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

裨冕少師奉(上聲)子以衰(催)祝先子從(去聲)宰宗人從(去聲)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去聲下同)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形甸反)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官奉子以衰服承藉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

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立也告訖捧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而反其朝夕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為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衵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衵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日

不敢無師傅也不言大師奉子以衰㡉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于禰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禰而立其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山陰陸氏曰徧告同盟諸侯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然者以言及社稷宗廟山川知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

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制幣反亦如之

告于祖亦告于禰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幣爲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羣祀戒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后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内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躐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

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軷於城外委土為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纍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長一丈八尺為制幣臨川吳氏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徧告視朝而入也○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按覲禮侯氏裨冕令敬君欲豫習其禮故冕服以視朝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與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_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

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賔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令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柩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賔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賔出之後孝子遂修營葬父之事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張子曰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

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内禮不可缺故雖七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嚴陵方氏曰為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為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内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去聲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

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去聲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讓以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子言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可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

時醴及饌具皆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屈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為之殺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没而冠則已冠埽去聲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形甸反伯父

叔父而後饗冠者

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大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醮是以酒為燕飲醴則獨禮受服之人

也其禮如此安得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没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醮者酌而無酬酢曰醮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為重醮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

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為然孔子言惟小祥練祭為然不旅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弗舉者賓不舉以旅也言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賓不可舉此爵而行旅酬此禮也大祥則可旅酬矣孝公隱公之祖。朱子曰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

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又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嚴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為而為之則於禮為不及孝公可以為而不為則於禮為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為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為近於薄過於禮為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去聲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

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

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巳之服而重於相為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為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為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

也。疏曰反之者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

嚴陵方氏曰此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祭也曾子反以為輕喪蓋失之矣　臨川吳氏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

子怪問不太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為之執事否夫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

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張子曰喪不貳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為愈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去聲可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

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已喪也故脫衰而與奠為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行事之正故於禮或可○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服重決不可為人執事疑大功之服稍輕或不可與他人饋奠而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為所為服者奠則知不可

為他人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又荅以有服之人止可為所為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為他人執事矣曾子又疑緦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又荅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服由重以漸而輕也於為人則先殯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以漸而吉也曾子既知此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為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可也者畧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為之為得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

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上聲而后嫁之禮也

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

之名不得嗣為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為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其致命此其宇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後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為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去聲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爲深衣縞爲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爲父三年父卒亦爲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旣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

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婚姻之禮廢○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麤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内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内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

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為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去聲也取去聲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形甸反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

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為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懈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散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成婦之義言禰則皇姑從可知○臨川吳氏曰婦以共養舅姑為義生既不獲共養故必廟見以祭如生之盥饋然然後為婦共養之義完

備而無虧欠也故曰成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扶畏反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去聲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聲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之重者各有所尊不可混并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可

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臨川吳氏曰上天之照萬物者唯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唯一王祫嘗之所尊唯一太祖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惟一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日若王若四祭之上神皆唯有一而無二況主喪之孫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昔者齊桓公亟器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既作偽主又藏於廟是二失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為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為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諭而正之遂

至循襲為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訛為靈公實出公也（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為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為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去聲）以遷廟主行載于齊（側皆反）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禰

臨川吳氏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在昭廟穆廟之上最尊最親者也君將出行時徧告有廟之諸主又特告此無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嚴陵方氏曰齊車亦有齊敬之心焉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為

凶事而聚集也。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

石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去聲禮也

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弃其先祖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太祖之廟主出入

而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

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

廟無虛主故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

侯甍與去其國廟爲無主者示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虛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去聲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

之不敢褻也臨川吳氏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繼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故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為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繼未及八世者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遷主也

子游問曰喪平聲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為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為其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證之臨川吴氏曰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者是也其一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者是也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内則如傅之慈母言也

昔者魯昭公少去聲喪去聲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

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平聲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為天子諸侯者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没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

練冠也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為王者為其母耳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蓋如此○臨川吳氏曰為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為之服一非也有司援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甸反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上聲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矛西方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闕此義也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子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諸侯旅見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不充故諸侯之旅見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少相見蓋敵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此輕重之别也○臨川吳氏曰比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崩内則后夫人之喪也謂正當外國君入門之時而天子王后之凶訃至或主國君之夫人薨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减畧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奥及迎尸入坐等禮矣馬氏曰祭者吉事也朝者盛禮也天子廢朝盡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較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

祀則不可以易日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上聲不侑又酳以刃反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

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

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_畀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

社稷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

山陰陸氏曰天子言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畧諸侯也大夫並畧不復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上聲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

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酳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即止也室中之事者凡尸在室之奥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

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畢次賔長獻尸尸得賔
長獻爵則止不舉蓋奠其爵于薦之左也待致爵之
後尸乃舉爵令以喪服殺禮故止於賔之獻也士畢
於大夫雖緦服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
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而已所祭者與之無
服則可祭也。今按致爵之禮賔獻尸三爵而止尸
止爵之後執事者為主人設席于戶內主婦酌爵而
致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

婦答拜受爵以酳而酢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爵以酳而致于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酳以酢此所謂致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牲饋食禮嚴陵方氏曰位尊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少位卑則以事而廢禮者為多此輕重之别也○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籩豆著陳設雖備猶廢士不言小功畧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為忘哀況於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苴衰絰杖為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為矯偽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夫子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張得非好事者為之辭歟嚴陵方氏曰羣與旅皆衆也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與人辨故也○臨川吳氏曰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朞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相語而忘已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已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

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君服除乃得

為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

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之意以為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舉禮也令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

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

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内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奠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為夫之君如為舅姑服齊衰故殷事亦之君所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誄之為言累也累舉其平生實行為誄而定其謚以稱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誄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擗從去聲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扶畏反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問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為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

返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有麻弁經疏衰而蕉屨且杖也麻弁布弁布弁之上加環經也柩入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賔客故就客階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

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去聲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窆而歸不俟子

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子而已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窆改服而往

遂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去聲介子某薦其常事

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爲大夫當用上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則副貳之義亦貴貴之道也薦其常事者薦其歲之常事也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别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虛規

反祭不配

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畧於宗子者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令倒言之者舊説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亦或記者之誤與令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

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

令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不言以

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字當從周禮作隋減毀之名

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

豆閒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隋祭也

令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

當作嘏福慶之辭也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

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為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奥陰静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享之

而厭飫也此言不厭祭不為陽厭也以先後之次知之嚴陵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牲而祭則言為介子某薦言薦之於彼以介子攝為祭主故言使介子某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薦之言薦言執互相備爾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凡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

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為兄或為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

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即望墓為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

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令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秖見其誣罔而已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為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之禮畧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為人父之道庶子不得代為之後其族

人中有與之為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之禮其卒哭成事以後為吉祭祭殤本用特豚今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為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舉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舉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肵俎肵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肵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畧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之禮已成也常祭主

人事尸禮畢出立戸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導尸以出令亦以無尸𡾰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奥陰暗之處厭之也臨川吳氏曰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奥正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奥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漏光處也又為室之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

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隅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矣則以特牲即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矣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事畧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為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疏於廟則明尊卑唯其辟所尊故雖宗子不得為成人○嚴陵方氏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暗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去聲）至于堩（古鄧反）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否）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貪）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去聲）奠大夫使（去聲）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

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尸占反患吾聞諸老聃云

堩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柩北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奠晩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既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痁病也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送葬日食而止於堩似過也然蓋有是理○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者慮晦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

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暮宿者乎垣蓋恒行之塗也言恒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也○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也孰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為禮也

曾子問曰為去聲君使去聲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所為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一說公所為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嚴陵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堲周也說見檀弓成人則葬於墓此葬于園圃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尸之具

木為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横直維繫之扛舉而往
塈周之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
皆棺斂下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
之何問既不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為當用
車載棺而往乎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
下殤耳若大夫之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輿機
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

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聲下衣棺同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禮之變始於史佚也舊註以豈爲句者非臨川吴氏曰周人葬下殤之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園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

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曾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則如成人而載以喪車不舁機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有所不敢於是召公為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曰豈不可蓋禮有從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機墓遠則棺斂而車載以往雖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也棺衣者謂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用棺而衣之棺之者蓋自史佚始前此則衣而已不棺之也○山陰陸氏曰下殤雖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拘墓近之制是膠也故召公權之周公與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内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去聲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内喪大門内齊衰服之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尸服死者之上服令為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弁也以君之先世或有為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

驅者尸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當然歟抑當初有司逼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

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同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然又況金革之事可以無辟乎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去聲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

得已而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為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一說利為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以用兵者甚非也臨川吳氏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時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辟也

禮記大全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八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方汝觀

禮記大全卷八

明　胡廣等　撰

文王世子第八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為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為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為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待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為法也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曰安文王

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

内豎内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嚴陵方氏曰内則言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鷄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葢聖人之制

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

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

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

進也長樂劉氏曰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違寐故其旦

旦雞鳴而衣冠已具内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

達旦懷憂則其喜形於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

所懼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嚴陵方

氏曰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

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

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

間

不敢有加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疏曰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謂病瘳爲間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之行朝親至於日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朝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則止於不滿容於其嘗饌善則能食嘗饌寡則不能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莊氏曰天下之理惟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傳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復加焉

兹武王所以為達孝者歟又曰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為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如平時私適其欲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其何夢武王對

云夢天帝言與我九齡齡字從齒齒之異名也故言年齡又言年齒其義一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修短稟氣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為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嚴陵方氏曰文王之疾間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故也○長樂劉氏曰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固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萌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修短得以自知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為世子也
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為世子也一句衍文○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為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曰小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周公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即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

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間有愆於禮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為世子之道也然伯禽所行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曰文王之為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嚴陵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涖阼亦宜矣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

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世子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為子然後能為父知為臣然後能為君知為幼然後能為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內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學教也士即王制所謂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干盾也捍兵難之器戈句

矛戟也羽翟雉之羽也籥笛之屬也四物皆舞者所執干戈為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為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東序大學也山陰陸氏曰先王之制舞也文必以羽籥武必以干戚者葢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紀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内戚以誅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四人皆樂官之屬贊相助之也胥即大胥也南南夷之樂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也禁明堂位又云任南蠻之樂也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也先王作樂至矣盛矣而猶以遠方蠻夷之樂教人者所以示輿圖之無外異類之咸賓奏之宗廟之中侈其盛也獨舉南樂則餘三方皆教習可知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蓋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載其地德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厥功由其聲以想厥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趨於聖智矣故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遜

於五品無所入而弗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
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於大胥贊之籥師
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舉焉胥鼓南者舞
以樂為節者也樂以舞為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
合六代之樂先王用之致中和位天地澤四海來百
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彰德化○長樂陳氏曰書云
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立戈則句兵而
其形欲倒皆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
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
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
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黷之意
覩矣○山陰陸氏曰干戈兩舞也故各以其官教之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
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大師詔告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學也長樂劉氏曰春者陽氣宣吐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宣其中和之聲焉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絃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太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嚴陵方氏曰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者體也書者事也體之文成於西事之質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太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為大者也而樂以陽為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禮者詔禮典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長樂陳氏曰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言書禮

則知誦之為詩弦之為樂言弦誦則知禮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馬氏曰禮由陰作而秋者萬物之所斂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者在於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

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詔教之於東序之中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九獻自始及終其儀百出禮意深遠非學弗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儀預講厥義則與祭執事違悞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齋戒盡敬致養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孝於其父為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憲也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謂虛已以納其言也不能憲又不能納民不效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饗也燕賓

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惟是五者謂之人倫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致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贊天地永固命於無疆者莫不以人倫為本焉故終日行禮酒盈人渴而不敢飲殽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既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意以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

論說在東序

戚斧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於是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此授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在東序者數之始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歌書禮之文無一不盡而非教者為之論說則習其事不明其義誦讀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

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業教之使成也○臨川吳氏曰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蓋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於樂之成謂教之之至使其德周完全備無虧欠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相對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咨問問終則却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

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陳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嚴陵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聲足以相聞又不至於大逼也曲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及樂師釋奠也秋學禮冬讀書則其官亦如之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也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新安王氏曰先師者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為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

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於先聖者德之小者親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疏○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隣國之先聖先師

也未知是否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然後及於先聖者重其始固也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者以此○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重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内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

則録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道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曲藝一曲之藝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進其等即於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於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為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

但止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疎遠之成均五帝大學之名天子設四代之學上尊堂上之酒尊也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之學宫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絶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入内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舉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猶近乎鄙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長樂陳氏曰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

語曰德行言語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責備意與此同又曰曲藝皆誓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恩也謂之郊人法也於成均以取爵亦恩也恩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雖畧無害於賢而用之也○馬氏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待人之恕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師先師以告此器之成繼又釋菜以告

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者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如干戈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授舞器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夏制也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乃退儐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賔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此以上雖不專是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為主故以此句總結上文○石梁王氏曰三字

亦衍文長樂陳氏曰凡家造祭器為先養器為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為先則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儐謂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煩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故也然非以之為常特可一時而已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修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修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修達於中樂之修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有

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此懌字與曾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溫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嚴陵方氏曰樂由中出故以之修內禮自外作故以之修外然禮樂益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亦因其所有修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則莫如樂治外則莫如禮故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修外樂不止於修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其成也懌有以見其內和也恭敬而溫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溫者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別也○西山眞氏曰三王之教

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內由內以達外禮雖修外由外以入中二者熏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

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養者長而成之之謂審喻詳審言之使通曉也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慎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為四輔四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惟其人以上皆記文語言也語使能也一句是記者釋之之辭

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人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長樂陳氏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閱淫色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諭而德成又曰師教之以事而諭諸德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

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有疑丞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兼聖賢而言之也。西山真氏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諭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蓋互相發也又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即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

蓋如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為君之謂也嚴陵方氏曰言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為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為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至此然後能為君故曰君之謂也○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夫德之所成者衆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有君位然後可以及此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而下文又有周公踐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殺身為國猶尚為之令周公不過于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宜乎優為之也。劉氏曰書蔡仲之

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此言攝政踐阼而治是以冢宰攝行踐阼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孔子言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者非自教其子蓋示法以善成王也吾聞古人言為人臣者殺身而有益於君猶且為之況止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周公大聖人也故優為之西山真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為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躬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

為人臣者於其難者猶且為之况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為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為过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武王既崩則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以之為世子則無為子之處矣故云以為世子則無為也君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日為子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慎乎嚴陵方氏曰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既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又繼言長幼而上不言者以事人使人施之故也○臨川吳氏曰凡天下之為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為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唯君

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既為之父又為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況兼親尊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慎乎慎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畧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

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一物一事也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也三善謂衆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

曉之曰父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之前其禮當如此也如此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其三皆此意學之教之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其德行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長樂陳氏曰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況於民乎故知為父子則孝知為君臣則忠知為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嚴陵方氏曰齒讓者序齒相讓也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或言為或言謂之者唯其以天合故直言為惟其以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具有不治者乎○臨川吳氏曰得者

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前章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石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善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周公踐阼

石梁王氏曰此當為衍文○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周公相踐阼之事然因其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為政於公族也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副貳其父者也長樂陳氏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乎上則以孝第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臨川吴氏曰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也善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西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路寢之庭也言公族之人若朝見於公之內朝則立於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然旣均為同姓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為序兄弟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外朝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為次序不序年齒也司士

亦司馬之屬主為朝見之位次者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王治宗族之道○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賤者可知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至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宗人之官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以爵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以官隨其官之職掌使各供其事也長樂陳氏曰外朝主敬宗廟之中亦主敬故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餕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觶奠于鉶南俟主人獻内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

答拜所謂獻也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餕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獻在後今言餕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歟上嗣適子之長者為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禮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山陰陸氏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陸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也獻者謂上嗣嘗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酳獻尸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次不敢踰越無爵之父兄而居其上即上章所言臣有貴者以齒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齒于鄉里謂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齒于父族謂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高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計年為列也三命不齒謂三命大貴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賔之東矣山陰陸氏曰司士為之庶子治之者為之以禮治之以義也葢司士為之以禮

恩也故庶子治之以義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據此進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齒太陵故也先王所以均節仁義使恩恊理稱世無得議焉凡以此

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為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為服者亦然

葢亦是庶子序其精麤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為喪主也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者為疏服重則於喪者為親以精麤為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衆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可以賔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為賔

而使膳宰為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賔不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謂族人既有親疎則燕食亦隨世降殺也。疏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賔以備酬酢之儀若鄉飲酒言立賔以象天是也然上人者尊賔既謂之賔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凡於同姓固無賔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賔不以同姓而以異姓為之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禰當讀作祧○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宫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宫下室

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之政葢朝覲會同之事也無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宫總言公之宗廟宫室也正室公族之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

太廟太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也貴室路寢也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遞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五世祖故云祖廟未毁未毁未遞遷也此孫雖無禄仕然冠昏必告

于君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未盡也嚴陵方氏曰親屬未絶不以貴賤之閒而忘吉凶之問也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袒免而已袒免說見前篇六世以往弔而已矣當弔而不弔當免而不免皆爲廢禮故有司者罰之所以肅禮教也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

親疎各有正禮庶子官治之有司即庶子也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不必赴告義也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吉凶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屬盡故為之免六世而親屬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

磬懸縊殺之也左傳室如懸磬皇氏云如懸樂器之磬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為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

之當纎刺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漢書每云鞫獄鞫盡也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之書而刑之無宮刑者不絶其類也

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鞠弔免所以教其義俟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縊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纎剸亦告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不忍與衆棄之而必於甸人亦以甸之共祭薦之物故也葢不以親廢法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休百姓乃所以事宗廟也

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讞議刑也殺牲盛饌曰舉素服不舉為之變其常禮示憫惻也如其親疎之倫而不為弔服者以不親往故也但居外不

聽樂及賻贈之類仍依親疎之等耳親哭之者為位于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天子諸侯絶旁親故知此言無服是不為弔服長樂陳氏曰聖人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悖于中者禮樂之必棄政刑之必加又敢私於其宗族哉不幸而悖于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奪也於是素服不舉樂不御正寢不羞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也○長樂陳氏曰不以公盡法故無宮刑不以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舉為之變○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宜寛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句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公族朝于内朝内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公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以下覆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内親謂親

之故進之於内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貌異姓之臣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為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於親親以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則以貴賤言也嚴陵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尊賢又曰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

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焉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為至居安之節不若居危之為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為孝愛之深皆謂之宗室則親親之意也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興異姓莫敢介焉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長樂陳氏曰正室守太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此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

衆鄉方矣

人君任官本無親疎之間顧賢否何如耳親盡而賢亦必仕之今親未盡而已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故賤之也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賵之禮者是皆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鄉方所向之方謂皆知趨禮教也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官以治內爲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邦國有倫而衆不惑於道之所在故曰衆鄉方矣方者道之方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正術猶言常法也公族之有罪者雖是君之親然亦必在五刑之例而不赦者是不以私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所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斷決也與猶許也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

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刑已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絶之理也受宮刑者絶生理故謂之腐刑如木之朽腐無發生也此刑不及公族不忍剪絶其生生之類耳

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疎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欲于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先其正矣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于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宫刑則無生之道焉

故公族無宫刑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為大末為小故以大昕為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事畢復命于天子也嚴陵方氏曰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以然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警衆所以奉至尊不可以不各致其敬故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
席位焉
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
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
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為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
各一人羣老無定數蔡邕云更當為叟三老三人五更
五人未知是否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舊說取象三
辰五星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是修行孝養之道也嚴陵方氏曰於學言祭先師先聖於東序言釋奠于先老隆殺之别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則老者欲安之故四饌者食也適者酒也適饌省醴盎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珍若八珍之屬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以珍從是矣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反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令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詠文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

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武决非武舞矣註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為象維清象舞為文王下管象為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者皆為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

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此嚴氏之說足以正舊說之非故今從之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一說周道之四達以有神明相之周家之興起以世世修德皆可於樂中見之上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言正君臣之位貴賤

之等而上下之義行則先王養老之禮豈苟為虛文而已哉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樂以預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也○馬氏曰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闋終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恩始于一

處而終皆徧及也○馮氏曰石梁先生於此經塗去幼字今按疏有其義而鄭註無養幼之文疑是訛本攙入一字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行莫大於孝此慮之以大也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此愛之以敬也發咏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省禮珍具此修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此紀之以義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焉此終之以仁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

衆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代之事也人道莫大於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省具之事行禮親迎肅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令侯國行之也一事之中人皆知其衆德之全備者以其慎終如始也如此則衆安得不喻曉乎養老之禮行於學又因終始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也

馬氏曰慮之以大者孝弟仁之

本也孝弟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無所不盡而養之不可以無其具故修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修之以孝養則君臣又嫌於不分故紀之以義以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長樂陳氏曰樂書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為其血氣既衰而養以安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奉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廣吾之聞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凡事之不疑其所謂凡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凡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慢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視

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明君與親也然咏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中而管舞卒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群后群吏及養老幼於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喻哉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克其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石梁王氏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篇末

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

羞品味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即篇首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玄之服即齊時所著玄冠緇布衣裳則貴賤異制謂之玄端服也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為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已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世子之記於篇末從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喜之類為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

初

善猶多也不能飽以視武王之亦一亦再又異矣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為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之言以終之云

禮記大全卷八